

江花

浅草

A18



芝麻开门

■文/王艾艾

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“知识改变命运，阅读点亮人生。”前一句，我至今不能完全赞同，倒是后一句，给曾在大学中迷茫的我指了一条路。

记得余光中老先生以“开卷如芝麻开门”为题写过散文。想想这样的比喻真够可爱的。仿佛我是一个小矮人，站在山门前面对满山洞珍宝般的知识，大叫“芝麻，芝麻，快开门！”而书本的扉页，就是山洞的大门。

翻开《徐霞客游记》，雨、雾、晴、晦的千变万化，山、水、树、岩的千姿百态，让人陶醉，使人深思。也许此时此刻，我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远行，但只要打开书本，进入书中那个世界，我便有一双翅膀，可以自由地飞翔，领略别样的风土人情。

有人说过“读书是交友的延长”，我想，书籍便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吧。在孤寂的夜晚，在独行的旅途，是它一直陪伴在身边不离不弃。在与它的交流中，我渐渐懂得在漫漫人生中，一个人走一段路并非坏事。我原本平凡的生活也因它的出现而变得丰盈充实。

在阅读中，我可以慢慢咀嚼历史，进而反思历史。“文革”十年，除了那本小红书随风吹扬如枫林外，几乎所有的书籍，不是抄走，便是锁起，或者被焚于比秦火更烈的火里。著名作家流沙河写道“留你留不得，藏你藏不住。今宵送你进火炉，永别了，契诃夫！夹鼻眼镜山羊胡，你在笑，我在哭，灰飞烟灭光明尽，永别了，契诃夫！”那是一个悲剧的年代，愿历史不再重演。

然而，在如今这个大肆宣传要读书的年代，又有多少人能坐下来读书呢？文学理论老师在课上曾问过我们，还有多

少人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看书？他环顾教室里低头的我们，然后摇摇头，近乎自言自语：“这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！”我记下了这句话，同时感到无比心酸。

今天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空前加快，时间在变短，空间在缩小，知识在爆炸。我们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，几乎走完了西方150年的历程。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靠前，我们似乎很富有；我们整日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忙碌碌，我们似乎很充实。然而，蓦然回首，我真的很想问一句，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？我们是否已失去了宁静的读书环境？我们的书桌上是否已落满灰尘？中国人年均每人读多少书？不足1本！犹太人呢？64本！我们引以为豪的泱泱文化大国，国人却没有多少在看书。这不是我们的悲哀？

曾经，包括现在，很多老师一直在对我们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是文学院的学生，不要等到毕业时，带走一包包衣服、一箱箱鞋子，剩下的呢？是被卖了的一捆捆书，和一颗空虚的灵魂！”我总觉得，这句话，是老师们的心声，他们看着我们埋首于手机，抬头于电脑屏幕，在人人、微博之间徘徊，却独独少了书香陪伴。也许，这真的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？还是芝麻的魔咒已经无用？

不，我不信！至少，在浮躁的年代里，书让我安静。

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。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，打开那美丽的扉页，让芝麻开门。

这一抹绿

■文/吴相宜

走进宗泽纪念公园，绿树成荫，绿叶含情。你的忠魂在这一抹绿中安息。

莽莽绿意里，我们守望着你的忠贞，热切而恭敬。面对这一抹绿，我们以想象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：

北宋末年，金兵大举入侵中原。皇帝昏庸，小人当道，偌大的一个帝国竟不能挡。失去家国的人们被金兵铁蹄肆意蹂躏。当权者却跑到了杭州，苟安称臣。

徽、钦二帝被掳后，你留守开封，坚定地守卫着自己的土地。在没有当权者的支持和援助下，你毅然亲率爱国将士造战车，筑坚垒，联络北方忠义民兵，用岳飞为大将军，屡战屡胜，使得金人始终没能前进一步。

这就是你，宗泽。

你出生在浙江义乌，世代务农，家境贫寒。宋哲宗元祐进士，累官地方，以廉能著称。后因朝廷当权者的排挤，举家迁至镇江。你曾二十四次上书高宗赵构还都，以图恢复北方失地，均为奸佞所阻。你忧愤成疾，明知自己病重，在世不长，却还是念念不忘地请求赵构回銮开封，誓师北伐。临终无一语及家事，惟连呼

“渡河杀贼！”死后，宋廷追谥忠简，子宗颖与岳飞护柩至镇江，与夫人陈氏合葬于京岷山北麓，镇江县学也建宗忠简公祠。

千年的光阴，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，但是你安息的地方却离我们很近。走过如今的宗泽路，踏上一层层留有岁月沧桑的台阶，就能看到墓前竖着朴素而凝重的墓碑。墓后青山只是一个背景，诚如火焰与钢枪，流云与冷雨。在渐次虚幻的空茫里，吊唁者在伤痛之上伤痛，在忧悒之上忧悒。

为着一种精神，你浩然正气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成为永恒，把划穿和平的锐利弹片击落，把侵蚀遐想的浓郁硝烟赶走。一切叹息为你盛开。

如今，这一抹绿，早已不仅仅是自然之绿，它寓意着一缕忠魂之精神长存，一种生命之生生不息。

在这个越来越现代化的都市里，大自然的绿是如此的宝贵，但是我们并不缺乏绿色，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块绿色的领地，人性愈纯愈真，绿色也愈翠愈明。

一颗种子，在你安睡之地发芽。一种信仰，在我们的眸光和心灵里闪亮。

三叶草香

■文/刘干

秧草，叶小微圆，如一分硬币大小。因三出复叶，所以又叫三叶草。叶面呈浓绿色，腋生黄花，花朵碎小，花冠似蝶。天生不丽质，看上去却养眼。

人们喜欢秧草，是有道理的。据专家研究，秧草的药用价值极高，对肿瘤有抑制作用，又能降血脂、抗凝血、防出血、清内热，它含有的植物皂素能和人体内的胆固醇结合，可促进人体排泄，从而大大降低胆固醇含量，保护动脉壁，对防治冠心病有功效。同时，秧草含糖量低，是糖尿病患者佳蔬，肥胖者吃了去油、解毒。

冬天，很难寻觅秧草的踪迹，它潜伏着，在枯草间、在冰霜里、在墙角下。春天，蛰伏一冬的秧草，被阳光照拂，被春露浸润，被春风挑逗，便密密匝匝地长得欢快。生长在已翻耕的农田里，颜色深些个头大的，是田秧草；长在土地最贫瘠、最晒不到太阳的地方，或在山坡地头、或在沟畔河滩的，是野秧草。

不管是田长还是野生，品尝它，必须在刚出地面时，拣出其中杂物或根系，掐其根部以上嫩苗，留下嫩嫩的茎叶。将秧草放在开水中焯一下水，去掉青涩味，加些葱花姜末，用芝麻油凉拌着即可享受；若加些肉末，便可包饺子、包子，那是难得的美味。最有代表性的吃法，是用米、豇豆、花生、蚕豆、白果、胡萝卜、百合等做成散发浓香的菜粥——扬中餐桌上最常见的素菜八宝粥，一直被认为是最能勾

起乡愁的扬中味道。

说到菜粥，不得不提“秧草烧河豚”。河豚是江鲜，秧草是蔬王，这道菜在扬中菜谱中，简直是点睛之笔。每到烟花三月，扬中群贤毕至，佳朋满座，有人冲着河豚而来，有人慕着秧草而至。喜荤者，吃河豚；食素者，吃秧草，各取所好。

秧草烧河蚌，是我在扬中吃得最多的一道菜。河蚌切成条块状，烧至七成熟，待汤变成乳白色，用蒜头垫底，将秧草铺在上面，没入汤，即可。河蚌肥美，腥味重，而秧草可解其腥，吸收了蚌鲜和蒜头美味的秧草，成了这道菜里最值得吃的部分。那真是口舌生香，回味无穷。

巧妇们还会把吃不完的秧草，腌制成咸秧草，或拌黄豆，或拌花生，或拌蚕豆瓣，密封包装好，就成为扬中独具风格的特色小菜，互赠亲朋好友，表达最淳朴的祝福。而这一普通的腌制食物，每户扬中人家都有自家的味道，也有各家秘制的加工产品。

现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有了温室大棚，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秧草供应。在扬中城里，早晨天一亮，街上就有叫卖秧草的吆喝声，把你从睡梦中吵醒。而秧草也似乎变成了一种随处能买到的“乡愁”。

但你不知道的，有一种味道不是工业化能生产出来的。那些散发着清香的秧草食品，沉淀在我生命深处，在幸福的今天，更加悠远绵长。